

# 漫读周末

人世间



「声韵」乐队沙面公园演出时，人气火爆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 
实习生 郭依璇 蒋雪晗  
图/羊城晚报记者 姜雪媛

## 广州街头活跃着一支老年乐队，演出十年有余，架势十足，粉丝不少——

# 暮年音乐里的快意人生

### 壹 成立十年有余 每周固定演出

“多少次，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……”每周二或周五的下午，声韵乐队总会在沙面公园奏响音乐，吸引路人驻足围观，成为公园一景。

7月19日下午3时，沙面公园的大榕树下，声韵乐队的成员们在做演出前的最后准备——拎出乐器、摆好乐谱，至多再扯个泡沫板垫下一坐，松松筋骨，架势就摆开了，待歌手清完嗓，款步走到中央，今日的演出，便准时开场。

悠扬乐曲中，乐队成员十分醒目，放眼望去，均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。年龄并非重点，在音乐里，他们穿越风霜，沧桑面容生动起来，意气犹在。怡然自得的神情、高水平的演出，很快便吸引大批闲游的路人。围观对声韵乐队来说，一点都不稀奇，这样的演出已十年有余。已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，他们决定正式开演，众说纷纭，但有一点出奇一致：“到了这把年纪，左右不过开心二字，玩音乐要豁达，才能在音乐里年轻。”

“（乐队成立）有曲折但也还算顺利，主要是大家有那个心聚在一起，才能坚持十多年。”团长尹晓兰（化名）回忆道，一开始不过是一群老友志趣相投、时常相聚，不知哪一天，组建乐队的想法就冒了头。尹晓兰揽过这事，乐队成员尊称她一声“尹姐”。

尹姐这些年也曾组建过其他乐队，几经聚散，最后决定和另一位牵头人黄东升一起组建声韵乐队，乐队的命名来源于他俩名字中的“升”和“尹”，粤语音同“声韵”，每周二、周五下午3时至6时，固定在沙面公园演出，曲目多以经典粤语歌曲为主，一晃便坚持十年有余。

十多年来，经历几轮成员的

流动交替，如今声韵乐队已有18名成员，其中6名乐手，演奏吉他、贝斯、鼓等乐器，其余多为歌手，轮流上场开嗓，演唱曲目。乐队成员们大多已过花甲之年，但对于演出毫不含糊。每次演出前，都要详细确认曲目，作为乐队的主心骨之一，尹晓兰承担了这份工作，提前将成员们上报的歌曲整理成歌单，细心标上曲谱歌词。几名乐手也合作多年，早已默契于心。

乐手架势十足，曲韵歌声悠扬，乐到极处，歌手还会迈出舞步，得意跳上一段。每一开场，便能赢得满堂喝彩，“其实我们的水平，已经可以比肩一些老年表演团，足够去登台演出了，但我们不

喜欢，还是在公园好，更自在些。”尹姐说道。

虽说不重名利，但声韵乐队也有些名声。几年前，有人将他们演出的照片放到网上，称赞其为“广州街头水平最高的乐队”。网友纷纷点赞，有留言称：“感觉心里特别温暖，整个人都慢下来。”“在一旁观看的不止是老人们，也有很多年轻人，每首歌唱完，大家一起为他们鼓掌的时候，真的让我感觉被广州这座城市感染了。”

如此高的水准，让很多人不禁猜测，这是否是一群专业人员。事实上，声韵乐队的歌手们基本没有上过声乐课，仅凭爱好坚持下来，而被众人交口称赞的

乐手们，则大多是自学成才。电吉他手黄东升说：“哪有上过什么正经课，自己喜欢，就看别人怎么弹，记住他们的手法，再回来自己摸索。”改革开放后，他曾在舞厅伴奏演出过一段时间，当时刚学乐器不久，“其实那个时候，水平也不是很好，有点忽悠的成分，但是也过得去，人家也接受。”黄东升打趣道。

回想起来，成员们大多满是感慨，年轻时因生活所困，纵然喜爱音乐，但也不得不搁置一旁，先为生计奔波，直至退休，他们相聚一起，才想起彼此都有这么一个爱好，即使从未接受过正规训练，也满怀激情，重拾音乐，初衷不过是简单的“想找回自己的时间”。

主心骨：尹姐

尹姐的父亲是海政歌舞团的小号手，家中堆叠整齐的唱片构成了她对音乐的最早想象。她戏称：“很多歌我一出生就会了，可能是胎教吧。”她是声韵乐队最早的组织者之一，也是为数不多接受过专业声乐培训的成员，会唱英文歌，夏威夷吉他更是拿手好戏。

整场演出下来，除去上台表演的时间，尹姐几乎都在忙前忙后调整现场设备，乐队成员都很尊重她，也自觉遵守她制定的规矩：尹姐负责按照需求编排歌单，歌单顺序定好后，便不再变动，请假需提前。“如果你迟到的话，顺序错过就不能倒回去，一视同仁，对事不对人。”

电吉他手：升哥

乐队灵魂人物，一把电吉他耍得飞起，自称“观众不一定喜欢听我弹吉他，但喜欢看玩我吉他”，因放荡不羁的马尾小辫和演奏时的十足动感，时常成为围观群众热议焦点。其人深受外国音乐影响，学的第一首曲子是印尼民歌《哎呀，妈妈》，西域秀树是他年轻时的偶像，为此还特地在校进修过日文。

升哥年轻时就把头发蓄长，为此还和所在工厂的厂长吵过架，一度剪短。退休前，升哥曾在物业公司做物业管理，公司规定不允许蓄长发、长胡子，但他属于“特殊情况”，因管理的小区鱼龙混杂，公司特许他留胡子“震慑”他人。

气质担当：茶姐

倘若要推荐出乐队的“门面”，多数成员会提起茶姐，“数她最有气质”。茶姐身姿翩跹，妆容精致，仪态端庄，能言善道，唱得开心了，还会随着音乐乐开一曲，擅长活跃气氛，尹姐称她为声韵乐队的“外交部部长”。

茶姐追求新鲜事物，从小赶时髦，别人不敢穿裙子，她一席大红裙就出街，中学时，开始自己设计衣服，款式别致，常被母亲的女友拿来当借鉴。茶姐称，自己几十年都爱玩爱闹，年轻那会，遇到感情问题想不开的挫折时，就会想不开，睡不着觉，身体也不是很好，大小毛病不断，自从开始唱歌后，“都没怎么看过医生。”

### 叁 音乐联结情谊 筑就亮丽风景

声韵乐队的演出，早已是沙面公园的一处小景。一路走来，他们也有了自己的专属粉丝团，不少粉丝在跟唱间隙，还会举起手机记录乐队的表演，分享到微信粉丝群聊里。

76岁的刘笑临“追星”已有三年之久，很少缺席乐队演出。在他看来，声韵乐队选曲经典，唱歌也颇具情调，有年代感，听了不免感怀。近日，高温天气接连，乐队成员顶着烈日表演，刘笑临有时还会请大家吃西瓜解解疲惫，被乐队成员亲切地称为“西瓜大叔”。

乐队与观众之间，更像是朋友。偶尔，刘笑临还会带上一把手铃鼓，自顾自地加入乐队的演奏中，尹姐曾赠予他一把夏威夷吉他，他爱不释手，笑称：“我跟他们是盟友呢。”

在欣赏音乐之外，演出也成为一种联结。每逢演出时段，王婆婆总要催着孙女推着轮椅将她带到现场，为了听听音乐，也为了和老友相聚。“她们一群老姐妹就喜欢在乐队演出的时候凑一块，一起听听音乐，也唠唠家常，不至于老年寂寞。”王婆婆的孙女说，“乐队爷爷奶奶们的演出，在我们这片远近闻名，大家都愿意来捧场，也像是有了一个由头，可以彼此见上一面。”

或许在娱乐的同时，声韵乐队的音乐，也成为一种慰藉。2014年，老张从家乡顺德流浪至

广州，54岁的他，如今靠拾荒为生。2015年，老张关注到声韵乐队的演出，从在远处悄悄欣赏到逐渐靠近，现在已成为“骨灰级粉丝”，他常倚在升哥的电动车上，一边闭目跟唱，一边挥舞双手，俨然一副专业乐评家的模样。因着每周的这一固定项目，老张打破了之前“无所事事”的沉闷状态，在广州举目无亲、居无定所的他，在街头音乐中，找到了流浪途中的庇护所。

这一切，声韵乐队的成员都看在眼里。因此，他们每次演出都尽心尽力，十分珍惜这种缘分。“人要惜缘”，他们讲，相逢一场，能够成为老友已是不易，尹姐形容乐队成员的缘分是“乐聚”，演出结束后，到附近的大排档聚餐，已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，一起庆生，一起玩乐，一起享受退休生活，在本该“躺平”的年纪继续乘风破浪，连同闻歌而来的观众们，一齐用音乐，在广州一角打造出亮丽风景。

7月19日这天，恰好是成员老马的生日。演奏完最后一曲，声韵乐队的成员们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随后一同聚餐为老马庆生，围观人群也逐渐散开，寥寥间偶有言谈：

“你们是固定演出吗，下次来不知道你们还在不在？”

“是的，只要你来，我们都在，老了也没什么事做，大家听听音乐一起开心！”

贝斯手：罗展文

罗展文年轻时，国内还很少有人懂贝斯，玩贝斯，吉他风靡一时，小伙子都想来上一手，老罗也不例外，先从吉他学起，而后因为喜欢贝斯的音色，转而玩起贝斯，他会跟记者“吐槽”：“贝斯很难搞，还是别玩了。”

因为贝斯“难搞”，各大乐队贝斯手甚是吃香，再加上痴迷音乐，老罗辗转在不同乐队中，自称待过的乐队不下十个，档期火热时，一周要去五个地方演出。老罗对音乐要求也很高，希望声韵乐队再继续发展完善，“能来个键盘手就好了。”

### 贰 退休拒绝躺平 曲中乘风破浪

喜欢他玩音乐，他就偷偷攒钱。“学生哪有什么钱，70年代（20世纪），两分钱一碗粥，四分钱一份肠粉，六分钱一个酥皮包，把正点红棉牌吉他却要36块钱。”黄东升为此发愁过，最后百般筹集，在当时下九路一家乐器店里以20块钱的成交价，拿下人生第一把吉他，即使这是把次品。

1975年，中学刚毕业的黄东升进入白云农场，成为一名机械工人，上班的八个小时里，就与冰冷的零件打交道，一旦下了班，就与音乐打得火热，他骑上小摩托“走四方”，穿着一条时髦的白色喇叭裤，再披上西装，在各大舞厅伴奏，迪斯科舞曲响起，便醉在音乐里。

为了更好地演出，当时月工资只有24元的黄东升咬咬牙，在北京路一家文具店斥175元巨资，买了一把电吉他，至今他仍能记得那把吉他的模样：“是咖啡色的。”

声韵乐队并非黄东升参与的第一支乐队，作为“伙伙局”爱好者的他，早在2010年，便与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成立了“70年代乐队”。成员们都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便喜欢音乐的“发烧友”，流花公园曾是他们的“主舞台”，现在每周三仍会在沙面公园演出。“我老婆经常调侃我，问我，你到底玩够了没有？”黄东升摆摆手，“我不知道怎样叫玩够，玩到不能玩的时候就不玩了，像我们这个年纪，怎么开心怎么玩。”

声韵乐队的成员大多有同感，年轻时曾遗失的东西，临老

了都想捡回来，最大的心愿，不过是开心与自在，“人到这个岁数，真的别无所求了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真正开心一些，心态好了，人也就年轻了。”

贝斯手罗展文待过不下十支乐队，从小被家人斥责玩吉他不务正业，退休后，他在乐队中流转，恣意快活地纵享音乐人生。

歌手茶姐自幼喜欢唱歌跳舞，因身高不达标，无法圆梦艺术梦是她的一大遗憾，加入乐队也算是弥补。“我就是喜欢新鲜的感觉，年轻时，其他姑娘不敢穿裙子，顶多穿点黑白，但我不怕，一身大红裙就上街溜达去了。”茶姐回忆起年轻的时候，“我坐不住，一听到音乐就心痒痒，音乐让人新鲜有活力，这就是年轻的秘诀”。鬼点子极多的她向尹姐提议，给乐队成员立下“忘词便请客”的规矩。

歌手陈泽松退休前曾供职于冶金系统，退休后加入声韵乐队这两年来，每逢演出，家住一德路附近的他，需步行半小时前来“以歌会友”，结束后，又匆匆归家做饭、照顾老人，虽然有些奔波，但他甘之如饴，“每次唱歌都会忘掉不好的情绪，人一轻松，诸事便简单起来。”

并非所有成员都健谈，在采访现场，也有沉默寡言的老人家，言辞极少，害羞躲避，但一到登台演出，便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，精神抖擞起来，台风稳健，气息吞吐得当，歌声悠扬，时不时还控个场，邀请围观群众共舞，神采飞扬，不似暮年之景。



演出间隙，乐队成员们交谈

在一众成员里，黄东升无疑是最显眼的那一个。虽身形瘦削，但精神矍铄，任头发恣生，梳成马尾小辫，几缕白发并不刺眼，反平添潇洒。他抱着电吉他，抚琴的左手青筋毕露，拨弦的右手松弛有度，时不时抬首，透过厚厚的老花镜，瞥几眼谱架上的平板，内有手写自制的扫描版大字号乐谱，簇生的胡子随着节奏一抖一颤，“生的就是一副老摇滚人的模样”，网上围观群众不禁点评，“这个吉他爷爷估计早就花了，看乐谱只是下意识，看的其实都是人间沧桑。”

64岁的黄东升并不服老，由于玩乐器的时间长，再加上组织乐队有方，他已是沙面公园的一名红人，众人见了，通常喊一声“升哥”。“我比较骄傲，我不认老。”升哥自认从小叛逆，家里不